

# 孤驴

初稿于高中时代，2026年1月转为L<sup>A</sup>T<sub>E</sub>X

神州，夷，逐鹿时期。

虞国示县，太岳山脉某支脉。

天已昏黑，一个一身风尘，公子模样的青年走到山脚下一个屋子前，敲了敲门。山脚下只有这一个木屋，木屋旁边是一片田地，但却长满了初生的小草，是今年新荒废了的。

一个鹤发的老人开了门，显然他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外人了，看到青年，有些惊讶，“公子是？”

年轻人微微一鞠躬，显得彬彬有礼，“老先生，小生项云起，自东方信国来，途经此地，不知可否留宿一晚？”说着，他掏出几枚信国的布币，“这些作为报酬。”

“好好好，这里好久没人来了。”老人说着，接过布币，将项云起引入了屋内。他找出了几个昨天剩下的窝头，放进了灶台里，生火烧水热着。不一会儿，水烧开了，老人把窝头拿出来放在一张矮桌上，又拿起了一个坛子，找了两个碗碟，也放在桌子上。

“公子莫要嫌弃，山野之地，只有这些糙饭浑酒了。”

项云起应了一句，借着还未熄灭的灶火打量着屋子。屋子不大，略显破败，灶台在东北角。东面的墙上靠着一排铁制的农具，北面则是许多缸瓮和空的粗布口袋，应该是以前用来放粮食的。屋中间就放着这张桌子，桌上放着一个铁制的摆件，是一只猛禽，不甚精美，但在这简陋的屋子里显得很不协调。

老人找出最后一坛土酒给他倒上，却看到他拿起了桌上的摆件，便问：“公子看这鸟做得如何？”

“这是老先生做的？”项云起看到了摆件底座上的一个印记，有些吃惊地问。那是一个类似月牙的凹陷，不过项云起知道，这应该是一个驴蹄印，他认识这个印记。不过马上他转念一想，这和那个人的水平相差甚远，应该是仿制品了，可这印记，却似乎丝毫不差。

“我哪有这手艺，这是我年少时一个朋友铸的。”老人又给自己倒了点酒，盘膝直接坐到了地上。他刚坐下一抬头，却看见项云起拿起了随身的佩剑。

“公子要干什么？”老人疑惑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项云起收起了剑，心中却是无比惊讶，摆件上的印记，真的是与那个人铸出的一般无二。他压住心中的惊讶，看向老人，“先生可否给我讲下这位朋友的故事？

小生认识一个人，也是一个铁匠。”

“哈哈，公子这话就不对了，这天下的铁匠何其之多？怕不是比我这荒山上的野草还多。不过，”老人拿起粗瓷碗将土酒一饮而尽，顿了顿，“公子若愿意听，我也正想啰嗦两句。山下的那群人，估计早就把他给忘了吧。”他又倒上一碗，开始了讲述。

---

我来到这山上一个人生活，已经四十多年了吧。从我上山之时往前推十年，他还生活在示县，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。我那时也是个少年，我们那时是最好的朋友。

他叫范吕，是乡里范铁匠的儿子，我们都叫他驴子。范铁匠祖上并不是示县人。听驴子和我的父母说，范铁匠的父亲，也就是驴子的爷爷，生活在翟。他们是翟的一户普通人家。可驴子的爷爷却有个坏习性，好赌。他还有个坏脾气，犟，有大户和他要老千，他总要钻那个牛角尖。驴子也很犟，他说这是他爷爷遗传给他的。本来不算的坏的生活，让他爷爷一次次的赌博给败了，最后听说是因为和翟的一个大户赌输了钱，让人给活生生打死了。范铁匠那时十五岁，母亲改嫁，他被赶出了家门。

据说法范铁匠一个人在虞国很多地方流浪过，学过各种手艺，靠着打铁的技术来到了示县，当了一个铁匠。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哩。

我认识驴子的时候，驴子十岁，范铁匠已经四十岁了。他家里的生活很不好，全靠范铁匠一个人支持。驴子是范铁匠的长子，七岁时他才有了一个弟弟。范铁匠很宠爱驴子，他希望驴子有朝一日能回到翟去。而在翟孩子们都是读书的，所以纵然是生活困难也送他来私塾读了两年书，我们就是那是认识的。

驴子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和他一起在私塾时，他识字看书比我们都快。夫子很赏识他，说他是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有大家来讲学的时候夫子也常常带着他一起去，我父亲是乡绅，所以我也会去，我在那儿坐着一点意思也没，驴子却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。

十二岁离开私塾后，范铁匠就教驴子打铁。驴子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就能和他爸一起打铁了。

不过很快，驴子就和范铁匠发生了冲突。范铁匠去了一遭翟，找了很多朋友，帮驴子联系到了一个铁匠师傅。他回到示，才告诉驴子，可驴子却并不想去。他和范铁匠大吵了一场，跑出了家，来找我喝酒。

驴子性格很怪，在乡里也只有我一个朋友。范铁匠喜欢喝酒，他也染上了这个习惯，总是喜欢来找我喝酒。他那天喝得大醉，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他说，如今是大乱之世，各国都在招募人才，积蓄实力，连这小县里的两个小家族曹家和魏家都在较劲。只要是有才之士，就可以有一番作为，而不像最初必须是贵族才能建功立业。虞国如今虽有实力，却偏安一隅，国君只想保住前辈的基业，却不想一展宏图，成就霸业。东方的信国，西方的涿国，北方的平国，南方的襄国，那才是真正的梧桐，凤凰应该在那里安栖。示县位于信国和涿国的通道上，这里能结交四方有志之士，而翟却深居虞国腹地，没有多少人来投奔虞君，去了那里，真的就只能打一辈子的铁了。他的人生不应该是那样的，有朝一日他会离开示，离开虞，去神州上闯出一个名堂来的。我听得热血沸腾，期盼着有一天能跟着他去广阔的神州九野闯荡一番，只是可惜……

---

说到这里，老人又猛地灌下一碗酒，这已经是第三碗了。而他手边的窝头，还一点没动。项云起有些担心老人，老人却只是把手一挥，“无妨，五十多年过去了，这故事也早被人们给忘了吧，只剩我这个将死之人抱着它在这老林里一人生活。今天幸得公子这么好的听客，我讲讲也高兴。”接着，老人又继续着他的讲述。

---

驴子和范铁匠争执了半个月，最后范铁匠妥协了。驴子还是继续打铁，偶尔有人来讲学他也会去县里听。我家里有几本父亲的藏书，全都被他借去抄了一遍。范铁匠越来越后悔送他读书识字，也十分反感他读书，但他依然我行我素，和范铁匠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。

他有次找我来喝酒，和我一起上了村边的土坡。那时已是黄昏，比田地还要大的红红的太阳就挂在西山上。

他说，赵安，你看这太阳，多美，多让人向往。可是马上它就要落下山去了，太阳落山了世界就会变得一片黑暗。没人喜欢黑暗，却很少有人去追寻光明。

然后他给我讲了个故事，他说上古有一个英雄，是叫夸父的。夸父是一个小部落里的一个普通人，没有人关心他，他只能从太阳的光里得到一些温暖，可当黑夜降临时，连太阳也会离他而去。所以他讨厌黑暗，他想要追上太阳的脚步，把它抓住，栓在部落的天上。部落里的人都说他疯了，也没有人管他。于是他只好独自一个人出发。夸父攒够了钱，找到巫师，用他的生命为代价在自己的身体上绘上了代表巨大的山海纹，在他的手杖上绘上了代表风的五行纹，这样他就可以像山一样高大，奔跑起来像风一样快了。他追啊追，可太阳传说中是大妖三足鸟的化身，纵然夸父拼上了生命，绘出了绝世的道纹，也没有大妖的力量强大。不过跑了几步，夸父的生命被道纹榨干，轰然倒下了。

驴子说，这个故事是他从书上读来的。刚读完的时候他觉得夸父好傻，为一件完全没必要做的事搭上自己的性命。可是再读时他却觉得夸父是对的。夸父的生活没有任何快乐，只有太阳可以给他温暖，所以他要追上太阳，就像飞蛾扑向火焰，在那一刻他们一定是快乐的。

然后他说，他想离开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太阳。我当时和他击掌为誓，说不管去哪里，我都会陪着他的。

---

“可是不过一年，我就违背了这誓言。”老人把碗中的残酒饮完，幽幽长叹一声。

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灶中的火也已熄灭。老人摸索出一段陈年的旧烛，放在桌上点燃，又坐在地上，“公子莫要嫌我啰嗦，这故事虽不怎么有趣，却也不该被遗忘。”

“老先生请继续，在下对此很感兴趣，只怕老先生不讲，在下还不愿呢。”项云起仍是文质彬彬地说。他不知道，那人名扬神州，年少时还有这样的孤独。

---

我记得很清楚，虞宪公七年的夏天。那年夏，示县出奇地多雨。一个下午，驴子正在我家和我饮酒。明明太阳还好好地挂在天上，突然一个霹雳下来，那天就像关上了窗子一样，刹地就黑了，接着雨点便打了下来，噼里啪啦地，就跟天上往下倒豆子似的。

驴子和我刚放下酒杯，便有人急切地敲门。驴子出去开了门，引进来一个侠客模样的人。后来驴子说，那人是侠家的一位野牧，他认识那人剑上的佩饰，是侠家的鵞鶡銜云佩。我也看到了那枚佩，不过我不知道野牧是什么，但就觉得那人气宇轩昂，很是不凡。

他说他叫郭承，从信国来，要往涿国去。驴子和他谈论，他也只是不断打趣，并像那些来讲学的人张口闭口家国兴亡。但他无意间谈到，信国那年遭了天灾，几场冰雹让农田颗粒无收。这让驴子看到了机会。

很快天晴了，郭承便走了。驴子也马上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驴子来找我，说要贩粮去信国。我很惊讶，但也决定跟随他。驴子那两天不断打探消息，确认了信国遭到天灾，随后便张罗起来。

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沒有本钱。我不敢和父母说要去贩粮，他们是乡绅，看不起这种事。那时是七月，九月份粮食就收获了，只有两个月的时间。驴子整天苦着一张脸，找不到筹钱的方法。差不多过了半个月吧，驴子忽然想到了去找曹家公子。

曹家和魏家都是示县的大族，曹家过去是示地的大夫，后来改革了县制，曹家失去了封地，但实力还在。而魏家，则是一个新兴的家族，靠着家长是国君身边红人的红人，最近才发展起来的。但那时，那位红人有些失宠，连带着魏家家长也失了势。魏公子在家主持家务，处处受到曹家的打压，驴子说这是个好机会。

那天夜里，驴子家的铁匠铺亮了一夜，第二天驴子就秘密地带我去拜访曹公子，范铁匠极为反感这些世家大族，驴子不敢让他知道。刚开始，魏家的家奴不让我们进去，他就给家奴递上了一个佩饰。你说他多聪明，那佩竟和郭承的长得极像，就凭半个月前的印象，他硬生生给仿制了一个。后来他和我说其实那个佩他做得很——

果然，很快魏公子就满脸堆笑地出来迎接我们了，还一口一个公子地叫着。驴子也顺着他的意思，大步进了门内，我却慌张得不行，跟在驴子后面，就好像他的随从一样。到了大堂坐下，驴子才从容不迫地告诉魏公子那佩是假的。魏公子刚还不信，再一看那佩，也看出了不对，立刻就勃然大怒。我吓出了一身冷汗，驴子却悠闲地饮了一口魏家的茶，才缓缓地开口和魏公子解释。那段话才叫精彩，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到现在也忘不了。

他先是站起来鞠了个躬，然后问魏公子：“公子准备如何处置我呢？”

魏公子冷笑一声，“当然是乱棍打出。”

驴子不慌不忙地说：“那公子觉得我为何要来白白挨这一顿打呢？”

魏公子好像觉得有点意思，发了个鼻音“嗯？”

驴子说：“因为我知，公子不是那蛮横无理，棍打有识之士之人。”

马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：“公子气宇非凡，将来是要成大事之人，如今却是龙游浅滩，空有一身本领却施展不得，对吧？在示县这小地方，还要处处被曹家这虾给压着，公子可觉气愤？这曹家虽说以前是示的大夫，可如今也不过是县里的平民而已，为何他们就能在这示县横着走，连你这朝中官员之子也要让他呢，公子可曾想过？”

“不知公子是否想过，鄙人却替公子十分气愤，时常思想这事。想来想去，不过就

是一点，他曹家就胜过了公子。公子可知是何？

“不过只是他曹家有祖上传下来的田地，比公子的多而已，也就是说，他曹家，比公子有钱。

“小人此次冒着这一顿乱棍来见公子，正是为公子献这生财之道。”

魏公子听完这番话，马上来了兴致，挥手让家仆出去，只留下我们三人在堂中。他请驴子坐下，问：“先生这生财之道是？”

驴子一点也不客气，坐下又喝了口茶说：“公子可听说信国的灾情？”

“略有耳闻。”

“这农田遭灾，收成必然不好。此时若公子运千石粮至信国，以倍价售出，信国少粮，虽然是高价也可以卖出到那些大户手中，然后换成布匹运回示县。如此一次往返，不过两月。而公子纵有百顷良田，春耕夏耘，无数佣工忙活一年，只一支车队，两月时间便可翻倍。公子意下如何？”

魏公子本来很期待的脸这时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行商之事，偷巧取利，为人所不齿。”

我一听这话，一下就感觉完了。可驴子还是毫不慌张地继续说：“我给公子讲个故事吧。

“以前妖界是有个大妖帝江，统御一方妖众的。这帝江，本名唤作混沌，长得就像公子家中饲养的猪豚一样。传说他与那肥猪，本是一族。他刚出生的那个时代，我们人族的大帝们都还没有出生，妖界十分混乱，各种大妖环视。猪这一族，本也是长着獠牙的凶兽。可这猪呢，偏偏和一般妖想得不一样，它总觉得自己太凶残了，于是打自己的獠牙打断了。很快，它们就变成了其它妖族的食物，所以我们如今常说蠢猪。只有帝江没有这样，他靠着自己的獠牙和凶狠，吃掉其它的妖，最后成为了大妖帝江。如今这机会，不正是天赐给公子的獠牙吗？公子若是放弃这机会，不就像猪放弃它天生的獠牙一样吗？是自断獠牙任人宰割，还是利用好它，做统御一方的大妖帝江，全看公子决断了！”

那魏公子听完这段话，先是一愣，隨即便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还是想做那大妖帝江的啊。”

说完，便留下我们喝酒，住了一晚。

---

讲到这段的时候，老人直接站了起来，在烛火的映照下模仿着驴子和魏公子的一举一动。他已经喝下了半坛酒，脸色发红，说到驴子喝茶时便喝一口酒，说到魏公子大笑时竟真的大笑起来。

他因苍老而浑浊的眼珠在这时也变得明亮起来，烛光照了进去，在里面闪烁。

---

第二天我和驴子离开了曹家，驴子那么高兴的时候我这一辈子也就见过那一次。只是，唉。

还没走出十里路，魏家就出事了。魏家在宫里的靠山倒了，被满门抄斩，曹家比魏家先得到消息，马上联系了县丞，给魏家安上罪名，全家打入狱中。我和驴子还路上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贩粮的细节，衙役便已骑马赶到，把我们也投进牢中。

这事对驴子打击极大，当时他差点昏过去。我俩在牢里待了一个月，最后靠我父亲给县丞送礼才出来。那一个月，每天都被拉去当苦力，驴子一个月几乎一句没说。县役看他不爽骂他，他就瞪县役，因为这，他挨了不少打。

出狱的时候只有我父母来了，范铁匠和驴子的母亲都没来。他们看见我就抱上我哭，驴子自己一个人站在一边，面无表情，还是一句话也不说。

等到父亲情绪平静了，才走过去和驴子说，范铁匠让驴子自己回去，他有话和驴子说。驴子听完，朝我挥了挥手，便一言不发地走了。父亲是架着马车来的，他让我和母亲上车，架车从驴子身边驰过。我和父亲说，让驴子也上来吧。父亲马上就瞪了我一眼，脸上的凶狠我之前从没有见过。

“范铁匠说了，让他自己走回去！你以后不许再和他接触！”他当时就这样训斥我。

我刚想说什么，他马上又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，“闭嘴！”

我不敢再说话了，只能回头看看驴子。驴子一个人走在大路上，身上还穿着囚服，也不跑，也不停下，只是一直地向前走。可他离我却越来越远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。

后来听说，范铁匠那天把驴子抄录的书籍全搬到了道边，就在那儿守着驴子。等驴子回来时，当着他的面把那些书全烧了。驴子惊呆了，但还是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。

那天驴子没有走范铁匠的家门。他在范铁匠门前跪了一夜。范铁匠刚开始也莽，就让驴子跪着去了，后来等他心软时让驴子回家，那头犟驴还不回去。等到天亮时，他冲家里喊，说之后范铁匠再无他这个不孝子，喊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，邻居们有人好心拉他，都被他甩开了。

那天下午，他忽然找到我。我当时一个人在家喝闷酒，他就推门进来了。可笑的是，我当时心里不是惊喜，竟然是想我父母看到没。

我给他倒了一杯酒，他也不客气，拿起来就干了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不停地喝酒，给他倒酒。他干了第三杯的时候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，我也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听他说出那些话。

他说，他要再去找曹家公子。

我觉得他疯了，在牢里那一个月还不够吗？我质问他。

他笑笑，摇了摇头，和我说，“赵安，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，就在这乡野之中打一辈子铁。上天让我生在了这个时代，又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不会就这样放弃的。”

“我们在牢里待了一个月，在牢里受了一个月的苦。可我们什么也没有做错啊！凤凰浴火而生，如果他在火焰中退缩了，便只能做一只普通的鸟雀，那它在火焰中受的那些煎熬也是白受了。我此时退缩，这一个月的苦不是白受了吗？”

“所以，赵安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？”

他有些疲惫地看着我，眼神中的那一种期待，我到现在也记得。

可我当时真是个懦夫！我对他吼，说：“你再走进那火焰里，会被烧死啊！”

他听完之后继续看我，他那个眼神，可能是失望吧，我不知道，也描述不出来。

“那便被烧死吧，还记得我和你说的夸父吗？他死的时候，也是满足的，因为那是，

他真正想做的事啊。”过了一会儿，驴子这样说。然后他起身对我行了个礼，说：“那么乡绅大人，我去那火焰里了。”

说完，他便走了。我就看着他走了，没有挽留，也没有追上去。

他真的就那么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---

老人的讲述停止了，放下了手中的酒碗看着屋外。明月已经升到天空中央，在在地上投下一片银辉。

项云起也低头不说话，回味着老人讲的故事。忽然他抬起头来问老人：“先生知道他之后的消息吗？”

老人回过神来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他去找曹家没有成功，直接被乱棍打出来了。但是他也没回到乡里，而是一个人离开了示县。之后三五年也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。可差不多他离开六年后吧，不知哪里来的传言，说信国如今的第一豪商就是他，他离开示之后就改名不叫范吕了，改成什么我也忘了。又过了一年，他回到示，要接范铁匠离开。范铁也犟，说与他再无瓜葛，死活还要留在示打铁。他家的犟真是遗传的，祖孙三代，一个比一个犟。后来驴子说是留下了点钱，走了。

“那之后不久，我们家便破落了，我搬到了这山上来住，偶尔下山去，也再没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。”

“老先生，我认识的那个铁匠，应该就是您说的驴子了。”项云起拿起那个摆件，又拿出自己的佩剑，上面都有一个一样的驴蹄印，“他可是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印出这样的印记？”

听到他的话，老人一惊，马上拿起摆件和项云起的剑，先是看了一眼，又细细端详，点了点头，“嗯，驴子确实有这个习惯，他说他打出来的东西，都是独一无二的精品，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印记。”老人放下摆件和剑，看向项云起，眼神中带着迫切，“那公子可知道关于驴子的消息？”

“他应该是改名叫吕子成了。子成大师四十年前从信国发迹，靠经商起家，很快就成了信国最大的豪商。随后他扶持信国公子玉登上国君之位，也就是信成公。成公上位后他做了三年上卿，而后南下去了襄国经商，两次散尽家财。之后世人便不知道他的去向。其实他回到了信国，隐居起来，成了侠家的一名野牧，专心做铁匠，治出了很多绝世的武器。”项云起顿了一下，想起老人并不知道野牧，便又解释道：“野牧一共只有九名，是侠家地位最高的称号。”

老人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，先是震惊，而后忽然大笑，笑着笑着还有眼泪流出。他抱起所剩不多的酒坛，因为醉酒而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去，对着明月大喊：

“驴子啊，你成了凤凰了啊！”他拿起酒坛大饮两口，又把剩下的酒洒在地上，“赵安敬你！”

说罢，他踉跄几步，“砰”地倒在了地上。

项云起忙赶过去看，却见老人头磕在一块石头上，血从石头上流下。

老人死了。